

从历史真相中解码真正的王道  
血酬游戏

后三国

著 赵王

HOU SANGUO  
FENG YUN

|| 下 ||

HOUSANGUO  
FENGYUN

# 后三国 风云



时代教育

## 血 酬 游 戏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三国风云. 下 / 赵王著. —合肥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5336-5314-9

I. 后… II. 赵… III. 政治人物—评传—中国—南北朝时代 IV. K827=3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2892 号

责任编辑: 鲁金良

特约监制: 刘杰辉 马利敏

特约编辑: 宋美艳

封面设计: 棱角工作室

---

出版发行: 安徽教育出版社

地 址: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

邮 编: 2306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

---

开 本: 16

印 张: 17.75

字 数: 3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6.80 元

---

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电 话: (0551)3683076 3683077

## 目录

- 一 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——萧衍的冰火两重天 / 1
- 二 疯狂的冒险——八百贼兵的起家史 / 20
- 三 决战台城——是希望让人绝望 / 38
- 四 水深火热——南朝繁华终似水 / 54
- 五 湘东一目——萧家兄弟相残 / 67
- 六 为他人作嫁衣裳——西魏的狼子野心 / 88
- 七 像我一样疯狂——高洋的颠倒人生 / 99
- 八 兄终弟及——北齐和北周的兄弟皇帝们 / 125





- 九 战端再起——周齐鏖战 / 138
- 十 隐忍十二年——宇文邕的横空出世 / 152
- 十一 南方的坚守——陈霸先的出场 / 164
- 十二 新王朝的降临——陈朝的艰难崛起 / 181
- 十三 及时行乐——无愁天子的幸福生活 / 196
- 十四 一笑相倾国便亡——高纬的荒唐战事 / 217
- 十五 已报周师入晋阳——东西合璧 / 230
- 十六 唾手可得——得天下无易如杨坚者 / 248
- 十七 三国一统——盛世呼之欲出 / 262

## 目录

后国风云

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——萧衍的冰火两重天

## 书香世家

先让跛子侯景在慕容绍宗的追击下抱头鼠窜一番，我们把目光拉回到南边，去了解了解梁武帝萧衍这老头。

先前，我似乎说了萧衍很多坏话，诸如他昏庸无能，导致陈庆之因无援而败北；他三次任人唯亲，使十数万大军毁于一旦。其实，这只是他人性中阴暗的一面，而且是在晚年更加凸显而已。

我们先来看看梁武帝执政的时期——南朝（依次为宋、齐、梁、陈），那是一个“君君臣臣”观念靠边站的特殊年代，宫廷政变频发，改朝换代如同儿戏。在萧衍执政前，宋、齐两代死于非命的皇帝便有九个之多，比如，宋少帝刘义符为大臣所杀，理由只是调皮过头，没有人君之相；而大名鼎鼎的宋文帝刘义隆是被儿子砍死的；宋前废帝刘子业是被叔叔废掉的；宋后废帝刘昱和宋顺帝刘準是被权臣萧道成收拾的。刘宋王朝八个正牌皇帝里得以善终的只有三个。而接下来的萧齐王朝更是短命，头尾只有二十四年，七个皇帝里也只有三人善终。

在南北朝，拳头便是真理，只要你力气大，当皇帝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；不像刘汉、赵宋、朱明那些观念正统的王朝，你辛辛苦苦爬上来了，可底下的那些方孝

儒们都会活活把你气死。

可见作为宋、齐王朝的接盘手，萧衍四周的环境是很险恶的，若是一直昏庸如此，应该老早被居心叵测的手下砍了头了。在南朝的二十四个皇帝里，梁武帝的执政时间是最长的，头尾达四十八年之久，接近占了整个南朝的三分之一。这虽然得归功于萧老头顽强的生命力，他活了八十六岁，在中国所有皇帝里荣居第二——比“十全老人”乾隆少了三年。从这可以看出，梁武帝的执政能力肯定是有过人之处。

先撇开萧衍的帝王身份，光是以个人能力来看，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他——几近全能；而单以个人品德来看，他的表现也近乎完美。借用我们伟大领袖赞扬白求恩的话说，萧衍就是“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”。

先说说他的文学才华。当年南齐王朝竟陵王萧子良雅好文学，天下文士纷纷归附。萧衍和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昉等都是座上之客，号曰“竟陵八友”。能与谢朓这种连李白都敬慕不已的诗坛巨匠酬唱应和、平起平坐，萧衍的文学水平可见一斑。当了皇帝后，他的诗兴依然不减，七言诗更是写得得心应手，仿效者四起。其中以他的《东飞伯劳歌》最为著名：

东飞伯劳西飞燕，黄姑织女时相见。  
谁家女儿对门居，开颜法艳照里闾。  
南窗北牖挂明光，幄帷绮帐脂粉香。  
女儿年几十五六，窈窕无双颜如玉。  
三春已暮花从风，空留可怜与谁同。

连后来唐代的“诗佛”王维都在抄袭他的诗意——王维的《洛阳女儿行》一开口便是“洛阳女儿对门居”，几乎照抄照搬。别看李、杜把七言诗写得气势磅礴、得心应手，要不是萧衍和他的朋友圈子对着花草、脂粉等无聊之物吟诗作对，研究“四声八病”这些让人头昏脑眩的韵律，甘当垫脚石，探路摸索，唐诗的雄伟气象肯定要推迟好多年。

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，由于萧衍的大力推行，梁朝文风大盛，形成了好几个文学集团。先不说文人骚客，便是那些赳赳武夫也以能吟诗对韵为荣。曹景宗是梁武帝手下的大将，粗人一个，有回把北魏军队揍得鼻青脸肿，居功甚伟，胜利归来，萧衍自然大摆庆功宴，为其接风洗尘。有萧衍压阵，这次宴会的格调当然非

常高了，朝贵们都要连句赋诗。

齐梁诗人吟诵的境界虽不高，不外男男女女、花花草草、山山水水，但追求的难度却很高——设定韵脚赋诗。这种高难度的活，萧衍自然一片好心，不会去为难曹大将军——曹将军虽读过点史书，可最爱干的活是打猎，以为“此乐可让人忘生死”。

结果一群文人骚客抢先把韵脚几乎用光了。这下把曹景宗急坏了，他拉下脸，请求赋诗。萧衍忙说：“爱卿技能甚多，才华出众，何必在乎能不能做诗呢。”言下之意是，你打仗的水平就够你臭屁了，不要在写诗上自取其辱了，那是文士的事。要是换个朝代，或者换位将军，皇帝都已好言相劝，有个台阶自然就下了。但曹景宗却偏偏不从，趁着酒意，不依不饶。人家好歹是得胜归来，不能太扫他的兴，萧衍只得应承下来。但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：前面的文士很不讲义气，已经争先恐后把那些好使的韵脚抢着用了，只剩下“竞”、“病”两字了。这难度太大了，别说曹景宗这粗人，便是换成旁边那位负责发放韵脚的尚书左仆射沈约，估计也得搜肠刮肚一番。

此时即便谁和曹景宗关系再铁，估计也只能收起同情的目光，等着看笑话了：都是你自找的。然而喝得醉醺醺的曹景宗却让旁边的文士再次抓狂，他提笔须臾而成：“去时儿女悲，归来笳鼓竞。借问行路人，何如霍去病？”

诗意虽朴实，但与曹景宗此回北伐之事完全贴切。好诗！萧衍折服了，惊叹不已；而沈约这位专事研究“四声八病”的文士也为此击节多日。无须多言，将此事载入史册，梁武帝如此下令。

其实做诗的确不是曹景宗的强项，可他为何执意冒此风险，而不在乎丢人现眼？因为在梁朝这个文风大盛的环境里，在萧衍手下混饭，你不会骑马，不会打仗，没关系，没人瞧不起你，因为那是粗人的活；可你不会做诗，你就不入流了。

赳赳武夫都能如此，围绕萧衍左右的文士更是文采斐然。萧衍的儿子萧统（梁昭明太子）、萧纲（梁简文帝）、萧绎（梁元帝）都是吟诗作文的高手，身边文士云集。中国最早的文学选集，便是出自萧统之手，俗称《昭明文选》，也是后人挑灯夜读来汲取文学营养的重大奶源。

说太多，反正大伙也记不住，一句话：中国帝王喜弄风骚者甚多，可多数都是附庸风雅，纯粹浪费唾沫和纸张的，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个名字，并切实作了继往开来贡献的，萧衍父子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几位。

中国的诗骚之徒和道学中人的形象有时统一，有时却近乎对立。擅长诗骚的人对国学不一定通晓，让李白吟诗，斗酒虽可千篇，但真刀真枪作起道学文章



来,肯定要累得半死。而宋明时代的那批理学家,讲起十三经的来龙去脉来,可以天花乱坠,但一旦写起五绝七律来却是缩手缩脚,满篇匠气。

可萧衍父子们却是特例,他们将这两种形象合二为一。萧衍虽喜吟诵风月,但儒玄之学的底子却相当惊人。出身大族的他,“少时习周孔,弱冠穷六经”。后来虽然当了皇帝,可他在日理万机之余,依然燃烛夜读,卷不辍手,常至午夜方休。这种近似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的苦读精神完全可以和后代科举考生一拼高下了。

皇帝一旦与书共枕,后宫的嫔妃们便无事可干了。要知道南朝的皇帝都是出了名的荒淫——不要说民间的粉黛以及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堂妹表姐之流,便是亲姐(宋前废帝刘子业)、亲娘(宋孝武帝刘骏)都不放过。然而萧衍却对后宫粉黛没有太大的兴趣,最后便连男人在床第里的基本权利也放弃了——很明显,不是他身体的问题。堂堂帝王,置三千佳丽不顾,却是青灯一盏,夜夜苦读,让人实在难以想象。如果说“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”是后人苦读的动力,不知这位已登上九五至尊之位的帝王还在追求什么?答案只有一个:纯粹是兴趣惹的祸。

儒、玄两家萧衍都有研究,《周易讲疏》《尚书大义》《春秋答问》《孔子正言》《老子讲疏》等,浩浩两百余卷,光是这书名便让人望而生畏——这可是咱们中国最艰深的学问。说他著作等身,毫不为过。他不仅自己研究,而且还要影响整个王朝——那些王侯大臣和他探讨义理都是家常便饭。由于儒学传统从汉末便已时断时续,日渐式微,他便设立五馆,广收生员,置五经博士,在儒学存亡绝续之时出力不少。汉武帝刘彻提倡“独尊儒术”,看似是儒家的忠实粉丝,但实际上儒学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手段,而萧衍则纯粹到了迷恋的程度。

除儒、玄之学外,他还喜欢撰史。他对先前断代史的写法不以为然,认为那是将历史强行割断,便自己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《通史》(比《资治通鉴》早得多)。虽然此书后来失传,但他自我迷恋的话我们可以记一下:“我造《通史》,此书若成,众史可废。”没底气的人是不敢吹这种牛的。

有这样一个孜孜不倦追求文化的老爹,他的儿子自然也是满腹经纶。他的大儿子萧统三岁便要学《孝经》《论语》,五岁便可吟诵《易经》《春秋》《尚书》这些最难的经典,足以让现在的国学家们汗颜了。

他的七儿子萧绎更是青出于蓝。萧绎五岁的时候被他老爸抽查,便当众将《曲礼》背得滚瓜烂熟,众人无不惊叹。虽然后来他瞎了一只眼,可这独眼龙依然勤学不倦;年纪稍长,便下笔成章,出言为论,冠绝一时。他的涉猎比父亲还要

杂，遍布各大领域。他的命虽然没他老爸长，但著作还是多得惊人，《孝德传》《忠臣传》《丹阳尹传》《注汉书》《周易讲疏》《老子讲疏》等，合计超过四百卷。如此广博浩繁的成果，即使是那些皓首穷经的老学究都望尘莫及，而萧氏父子却是用当皇帝和王爷的业余时间来完成的。

萧绎的藏书数目更是惊人，达十四万卷之多。可这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他的藏书最后却被他付之一炬，这也是历史上第二大规模的焚书事件——无数珍贵的典籍从此彻底失传，实为文化之莫大浩劫。他对学问的痴迷也到了变态的程度。在西魏大军压城之际，他依然在大殿上给大臣津津有味地讲解老子之学。那些百官可倒了霉，都只得穿着军装听他讲道。

若是说曹家父子文人的形象更加明显，那么萧家子弟则更有书香世家的感觉。在文学上，他们可能略逊一筹，但学问的功底却是曹家父子望尘莫及的。

## 几近全能

不管是风花雪月下的吟诵，还是皓首穷经的国学研究，这消耗掉的精力对萧衍旺盛的生命力而言，实在微不足道，他还得寻找其他的方式。

于是萧衍成了棋迷，而且迷恋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，经常拉着臣子下到天亮。他还忘却君臣之别，和臣下赌棋。当然，他们的赌注比一般的钱物要高雅一些，是奇石和古籍。最后那位赌输了的臣子还赖掉了赌注，萧衍也是一笑了之。萧衍的棋友众多，白袍将军陈庆之更是他随叫随到的棋友，两人常昼夜混战。战事如棋，陈庆之肯定从他们的对弈中受益匪浅。

不过，也有坏事的时候。有回，萧衍正和棋友杀得天昏地暗，而底下刚好有位高僧等着被召见。左右启奏客人已到，却听见萧衍高声叫喊：“杀。”那位可怜的高僧不明不白地便成了刀下之鬼。而这时的萧衍却浑然不觉，继续搏杀。等落子完毕，他赶紧催促手下召见那位高僧，而不知这和尚早已人头落地。而他的那一声“杀”，其实为的只是要杀掉对方的一条大龙，一时兴起而喊。

此外，萧衍还精通阴阳、卜筮、占决、草隶、尺牍。一句话，凡是三教九流、琴棋书画的东西，他样样玩得转。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过苏东坡：“他是散文作家，是新派的画家，是伟大的书法家，是酿酒的实验者，是工程师，是假道学的反对派，是瑜伽术的修炼者，是佛教徒，是士大夫，是皇帝的秘书，是饮酒成瘾者，是心肠

慈悲的法官，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，是月下的漫步者，是诗人，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。”

和这位川蜀之地的天才相比，萧衍并不逊色。他是一个一流的诗人，博学的儒学研究者，国手级的棋手，精通阴阳的算卦高手；他还擅长书法，精于画画；而且他有一样是苏东坡一辈子都学不会的——他会杀人，他精于骑射和排兵布阵。

苏东坡精力再旺盛，兴趣再多，始终摆脱不了文人的形象；而萧衍能文能武，是个可怕的十项全能者。

萧衍还是臣子的时候便是打仗的高手，曾杀得北魏的王肃、刘昶十万人马只剩得单骑逃走。他的军事才能还得到了死敌——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极力夸奖：“闻萧衍善用兵，勿与争锋，待我到来；若能擒拿此人，则江东便归我有。”元宏也是极端自负之人，能如此不吝夸奖，萧衍打仗的水平可想而知。

他夺取齐朝的江山时，更是风卷残云，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几乎没有碰到像样的对手。他称帝时，才三十八岁，正当壮年。而他的前两位榜样，宋武帝刘裕篡晋时五十七岁，齐高帝萧道成代宋时五十二岁，都已到了迟暮之年。比起他们，萧衍还有太多的时光可以用来实现他的梦想。

他当了皇帝后，在与北魏王朝对峙之时，手下也是战将如云，韦睿、曹景宗之名让北敌闻风丧胆，陈庆之的白袍军入洛更是南北朝对峙以来未有之胜迹。不过，萧家的子弟们并不争气，丢盔弃甲、丧师弃地了好几回。一句话，和强大的北魏对峙，萧衍带的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。双方势均力敌，他没有给一向被动挨打的南朝丢脸。

他是个全才，对他的才华我们只能叹为观止；而他那近似严苛的道德自律却值得我们顶礼膜拜。

## 道德的完美主义者

他虽在万人之上，但对于父母而言，他只是个极为孝顺的儿子。六岁时，他母亲去世，年幼的他水浆不入口三日，与成人无异。成年后，远在异地的他又惊闻父丧。他千里奔丧，不舍昼夜赶回，路上不寝不食。赶到家后，结果亲朋好友竟无一人相识——原本健壮无比的他已被旅途的劳累折磨成了皮包骨头，上演了一出活生生的“变形记”。他一哭灵，便是呕血数升——史料应有些言过其实，要是

真这么吐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活下来的！后来他当了皇帝，对自己的双亲依然追思不已，每次祭拜时总是泪雨滂沱，旁人无不动容。

他虽君临天下，可在佛祖前他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。他精通佛学经典，常到寺院给人讲学，同高僧一起切磋，底下听众多时可达万人。他还走火入魔地要到寺院出家，并成功地在那里当了好几日真正的和尚。谁说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，他就能轻松地将江山放置一边。在他的有生之年，他竟然当了四次和尚，最长的一次达五十一天之多。要不是对佛教真正的痴迷和虔诚，一国之君哪会有如此荒唐绝伦的举动？而自从他定下佛门戒律后，中国的和尚们从此告别了大口吃肉的幸福生活——一律只能吃素。个别心术不正的偷腥者也只能用“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”的讹言来安慰自己堕落的灵魂。

要知道在萧衍定规矩之前，吃肉可是和尚的正当权利。

他虽拥有如山的财富，可他节俭得接近吝啬。他从不大鱼大肉，也不眷恋山珍海味，且滴酒不沾。自从信佛以后，他一日只吃中餐，全为粗茶淡饭；偶尔碰到杂事耽误了中午的进食时间，他便连这一顿也省了，漱漱口也就打发了——整个一副老农的勤俭生活。他不喜绫罗绸缎，他只穿普通的布衣，一顶帽子可以戴三年不换。他的妃子们跟了这么个抠门的男人，也是“衣不曳地，傍无锦绣”，怎么看都不像天子的女人。

他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贵族气度。他的无数前任都是为所欲为的主，他当然也可以仿效，可他的身上总是有一种自律的贵族精神。即便在休息时间，待在自己私人的小空间里，他也是衣冠整洁，毫不松懈。碰上酷热的天气，他依然如此，而不会袒胸露背。不管接见的是多么渺小的一个人物，即便是个太监，他也是极为庄重，如见大宾。

他非常勤政，从不倦怠。即便到了寒冬腊月，他也是四更天便起床，点着蜡烛批改文书，处理国事。他的手常常被寒气冻裂。

他同情每一条生命，每当批准死刑的时候，总是泣涕涟涟，于心不忍。对于前朝的宗室们，他也尽量予以优待。要知道刘裕和萧道成可都是赶尽杀绝的。

他有儒者的谦谦君子形象，他有佛教徒的菩萨心肠，他过着墨家提倡的清苦生活。从他个人的私德上，我们几乎挑不出任何毛病。

他几近全能，他几乎完美，所以自他登基以来，这四十多年的统治一直风平浪静，帝国的统治没有碰到太大的危机，保持着欣欣向荣的景象。但梁朝真的没有问题吗？改朝换代的常识告诉我们，繁华一旦过久，它的底下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机。

## 太子萧统的离去

梁武帝是个好人，是一个仁慈的好长辈，很长时间也是一个勤政的好皇帝。若不是侯景来访，他的名声会一直好下去，成为后世皇帝模仿的榜样。可惜，他虽在宫内一日一粥，可他的子弟却在外花天酒地，耗费如山的财富；他在佛寺内宣扬超度众生，他的子侄却在路上抢掠，肆意杀人。他一人的节俭，遮掩不住天下贪官污吏的败行；他一人的菩萨心肠，并不表明整个萧氏家族的宅心仁厚。他是道德标兵，可萧家子弟的横征暴敛却让人瞠目结舌；他接近全能，然而整个士族的堕落无能已是定局，完全成了蛀蚀天下的寄生虫；他毫无保留地爱他的每一个晚辈，但他们多数却几乎是舍尽所有报复他！

更可怕的是，他老了。在墓木已拱的晚年，他对整个王朝的掌控能力已变得微弱。稍有风吹草动，这梁王朝便会摇摇欲坠。

萧衍得子的时间很晚，三十六岁，也恰巧是他夺取天下的那一年，他的大儿子萧统才姗姗来迟。不过，后来他总算奋起直追，证明了自己是个正常的男人——接连生了八个儿子。精确一点的话应该是七个，二儿子萧综是齐东昏侯萧宝卷的无私馈赠——遗腹子。这也是这位被萧衍剥夺了江山和性命的失败者唯一战胜萧衍的地方。

先说萧统，这位以《昭明文选》扬名后世的太子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远远超过他在政治上的影响——《昭明文选》是后代士子必读之作。他几乎继承了他父亲的所有优点——孝顺、博学、仁慈、节俭。

他的母亲病危，他朝夕侍疾，衣不解带。在守丧之时，他更是水浆不入口，从大腹便便的胖子变成了皮包骨头，熟人见之都为之心痛。他在东宫藏书三万卷，名士云集，文学之盛，百年来未有。他爱民如子，关注民间疾苦，常在寒冬时节给百姓施舍衣食，却又做得天衣无缝，不为人知。在奢靡之风盛行的风气里，他却穿扮朴素，食不加肉，欲以此表率影响他人。

然而所有的相似却抵不上这一点不同之处——萧衍长寿，他却短命。他去看荷花，却跌入池中，因而染病，最终一病不起。这位梁王朝完美的继承人三十一岁便离世而去，他父亲连他最后一面都没见着——他为了不让父亲担忧他的病情，而让左右一直隐瞒。

萧统的死不是好事。假如他继承皇位，梁朝能否就能走出困境？这一切已不得而知。然而，他的去世，却让梁朝政局更加动荡不安，这却是共识。他死时，他的长子萧欢已年长，按中国的嫡子继承传统，应理所当然地被立为太孙，成为王朝的继承人。

可梁武帝踌躇再三，挣扎了四十多日，最终选择了三儿子萧纲作为太子，而在建康苦等一月之久的萧欢只被封郡王而归。萧统的其余各子虽从公爵晋升王爵——这本是破格恩赐，可梁武帝的善举在这些年少的公子哥心中种下的却是仇恨。在他们眼里，这天下本是他父亲的，现在却被叔叔横刀夺爱。而这唯一的原因却在于爷爷的年老昏庸和偏心。这江山他们迟早要夺回来！

不过，萧欢和他父亲一样，也是早死。他的儿子萧栋后来倒是当过傀儡皇帝。

而他的两个弟弟河东郡王萧誉和岳阳郡王萧誉（音察）当时便愤恨不平，萧誉更是流泪接受封爵，累日不食。后来，这位公子哥和他叔叔反目成仇，引狼入室，把萧家最后一次重振河山的希望也无情扑灭。虽然他满足了自己登上皇位的愿望，不过这夹缝中傀儡的滋味可想而知。

## 萧综的离奇人生

比起大儿子的完美无缺，二儿子萧综的所作所为却让萧衍伤透了心。他的故事过于神奇，即便改成小说也无须再添油加醋。这位齐东昏侯萧宝卷的遗腹子，到了十来岁才知晓自己的离奇身世。他的母亲吴氏本是萧宝卷的宠妃，怀着肚子里的萧综，一同和齐国的江山被萧衍接收。

有萧衍这样一个模范父亲，萧综能文能武，也是位大好青年。他力大无穷，即便狂奔的野马也能随意制服。可他的快乐人生却在母亲的一次哭诉之后发生了翻天逆转。吴妃在年老色衰失宠之后，终于犯了后宫女人固有的报复之心，将萧综的离奇身世和盘托出。萧综听后如同雷击，母子哭抱一团。此后，他更是不知所措，终日以泪洗面。

为再次求证，他采取了滴血认亲的传统方法。可怜他的生父——臭名昭著的萧宝卷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，两次在半夜三更被萧综强行拉出验尸。萧综盗出萧宝卷的尸骨后，便割开自己的手腕，滴血相试——竟然相融。至此，身世终于

大白：给了自己荣华富贵的“父亲”竟然是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！

可萧综还是不死心！时隔不久，他又残忍地将一个仅一月大的婴儿杀死，用婴儿的血再次与萧宝卷的尸骨相试——可还是相融了！在血淋淋的事实前，萧综无力挣扎了：他是萧宝卷的儿子，是那个淫荡成性、杀虐无常的浪荡子仅存的血脉，这就是命！

得着重提一下，这可怜的婴儿是萧综的第二个儿子。为了确认臭名昭著的身世，他竟然连亲生儿子的命都可以谋害。

在血脉面前，他将萧衍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忘得一干二净，而偷设齐朝的七庙时常祭拜，还遥尊流亡北魏的萧宝寅（萧宝卷之弟）为叔父，暗中联系。

从此，他和萧衍一家便是路人。

他得知身世后，把怨恨撒在了萧衍所有家人上。不过一开始，他的报复有点儿童恶作剧的感觉。他对兄弟们不再友好，一见面便说些伤害感情的话，经常不欢而散；他还会趁着叔叔萧宏不备，偷偷地把大便拉在他的羊车上，方才解恨而出。他太弱小了，面对强大的仇家，只得用这些小伎俩发泄着心中的愤恨。他对萧衍更是恨之入骨，阴养死士，以期风云之变。

可梁朝还是一如既往地安稳，他没有任何机会。

他想到了逃亡。只有逃到北魏去，他才能重见天日，才能为自己的先祖报仇。为此，他做了相当精心的准备。

他在家铺满沙子，光着脚狂奔，昼夜练习这种近似“铁沙脚”的功夫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练出了“神行太保”的功夫，虽不能日行千里，夜行八百，不过三百里却已绰绰有余。然而，这位练得双脚长满厚茧的王子不是为了争夺马拉松的冠军，而是希望他日在逃亡时能有所作用。

萧家上下对他的行为都有所警觉，可萧衍始终被蒙在鼓里——萧衍还委任萧综担任北伐军的统帅。有了这样的机会，萧综终于成功出逃——趁夜奔至北魏军营，吓得北魏军队也瞠目结舌：哪有未开仗，敌军主帅便来投降的？他手下的十万军队在丢失主帅后溃不成军，萧衍终于为自己年轻时的风流之事埋了巨单。

作为可怜的事主，萧衍当然是最后一个知道此事的人。很少对儿辈生气的他终于爆发了。他只能把愤怒发泄到无辜的孙子上——萧综年幼的儿子萧直被剥夺了国姓，改成了悖氏。

但我们千万不要当真。对于自己的小辈，无论发生如何过分的事（伤天害理也无妨），萧衍生的气都是来去匆匆的。

半月不到，萧衍的气消了。萧直又重新被封侯，回到萧衍的宝贝子孙行列。而即便对萧综这个丧师辱国、不明不白的儿子，萧衍依然追思不已。萧综北伐之时，萧衍便派人问寒问暖，担心他的安危，让其速回；萧综逃亡之后，萧衍依然寄了他儿时之衣，以盼回国相聚；萧综客死北地，结果有人盗柩而回，萧衍犹以王子之礼埋葬——不论谁出，不论生死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！

这种对儿孙畸形的爱，还要无数次在萧衍身上流泻，直至春蚕到死、蜡炬成灰、社稷坠地、家国化土！

四王子萧绩早死，他生前名声良好，史书没说他什么坏话，算是清白人生。

五王子萧续命也不长，不过这小子贪财好色，名声甚坏。他死后捐献的金银器物竟有千件，把他父亲也惊得不轻——贪得太多了吧！

如今萧衍已至暮年，除了前面四个早亡的，剩下的四位王爷便成了帝位最有力的逐鹿者。

最占优势的是萧纲，现任太子，萧衍的第三子，与萧统同出一母。和父兄一样，他也是诗文的疯狂爱好者，六岁下笔如神，七岁吟诗不倦。以他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创造了一种“宫体诗”的文体，为唐时诗歌的蝶变起了点牵线搭桥的作用。兄长萧统的死对他来说，算是天降喜讯，白白捡了太子之位。可是，祸福相倚，捡来的东西毕竟名分有亏，不知有多少双饿狼般的眼睛盯着他的位置——他的弟弟们，还有那些愤愤不平的侄子们。

如不出意外，一旦父皇驾崩，萧纲便能顺理成章地成为这天下之主，可惜侯景的到来颠覆了这一切。

## 声名狼藉的萧纶

萧纶，萧衍的六子，是萧衍诸子里声名最为狼藉的一位。

他在南徐州（镇江）当刺史的时候，还是十七八的青春年华，便在辖地为非作歹，暴虐无常。要是他只喜欢高高在上，整日在府邸花天酒地，也就相安无事了，不过，这位王爷天生具有亲民的领袖精神，喜欢和群众打成一片。

假如你到民间集市转转，看到一人摇头晃脑、吊儿郎当的混混样，可千万别去招惹。别看这小子一身下人模样打扮，十有八九是萧刺史到民间微服私访。一个卖鱖鱼的不知内情，结果吃了大亏。



一日，一顾客突然问这卖鱻鱼的：“本州刺史如何？”

卖鱻鱼的早就对萧纶的恶行怨气冲天，见有人搭腔，便将“莫谈国事”的千古真理抛诸脑后，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刺史的坏话。

可这顾客正是萧纶本人。这位王爷心血来潮，受了虚荣心的驱使，想到民间听听自己的良好口碑，不料是如此结果。萧纶一生气，后果便相当严重：他让那卖鱻鱼的把鱻鱼全给活吞了。

活吞鱻鱼是什么感觉，不用我说，你到菜场抓一条试试，便能知道。反正那卖鱻鱼的当场噎死！从此，南徐州一带的百姓更是惊恐万分，几乎回到了周厉王的年代——道路以目，不敢言语，生怕碰到萧纶这个四处游荡的恶棍。

南北朝的小王爷几乎都是现代行为艺术的祖师爷，年少轻狂的萧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在路上碰到了送葬的队伍。他兴奋异常，将那孝子的丧服扒下，自己欢天喜地地穿上，开始号啕大哭，如同自己死了爹娘——幸亏萧衍还是长命，没让这小子咒死，继续顽强地活了三十多年！

可他玩得仍然不过瘾！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副手崔司马活活地装到棺材里，又让一些中老年妇女乘车悲号，玩起活人葬的游戏来。

听闻儿子的斑斑劣迹后，萧衍忍住了，只是痛责，可萧纶还是怙恶不悛。

萧衍恼了，要派人代替他的位置。萧纶毫不畏惧，开始玩弄起他老爸来了。他的方式很有创意。他找了个和萧衍一样又短又瘦的老头，让他换上皇帝的衣服，高高在上，萧纶在下朝拜，辩解自己无罪。如此捉弄君父，的确荒唐绝伦！

萧衍生气了，派人抓他下狱，准备赐死。看来萧衍是真的要给自己争口气，准备大义灭亲了！然而，这位慈爱的父亲还是让我们失望了。在太子萧统对父亲作了一番痛哭流涕的劝慰后，萧纶还是平安无事。三年后，他官复原职！

时隔不久，萧纶一跃成了扬州刺史，这回更是把梁朝的首都闹得鸡飞狗跳。他的豪取强夺害得建康一带门市萧条，小商小贩都不敢开门营业。结果闹成朝廷的少府（皇帝的大管家，政府采购归它管）也无物可买。少府的府丞一多嘴，把这事捅给了萧衍，萧纶再次被送回封地。

连皇帝老子都敢报复，何况一个小小府丞！萧纶派手下在光天化日将这府丞刺死，以泄心头之恨。这回，连朝廷命官都轻易杀害，萧衍该痛下杀手了吧？可萧纶只是被关了一个月，再次官复原职，封爵如旧！

看来，儿辈们永远是萧衍心头最柔软的一处。萧衍这次的纵容算是有了点回报：他在蒙难之时，唯有这个一直荒唐透顶的儿子真心勤王！

萧绎，第七子，湘东王，封地在江陵，才高八斗，人品也不是一般地差；萧纪，